

那年我出差，顺道去了个要拆迁的老破动物园，里面只剩一只 35 岁的猩猩，掉毛的金雕，还有一只 22 岁的老棕熊。

唯一一位工作人员，是 60 岁的饲养员老头。

我在这里，看到了我从未见过的，动物的另一面……

2010 年，我去了一个小县城，为的是一些工作方面的事情。

来到小县城的第二天，我四处游荡着，这座东北小城已经没有了昔日的繁荣。

街上冷清的，没有什么人，时值寒冬，冷风呼呼吹着，撕得脸生疼。

正好肚子饿了，路过了一家小饭馆，我一头钻了进去，老板是一个中年男人，问我吃点啥。

看着破烂的菜单，我点了一个溜肉段^Q，一个米饭，一共 20 块钱。

等了一会，老板从后厨把饭菜给我端了上来，我正待吃饭，老板一屁股坐在了我对面的椅子上。

我一看，这是要跟我聊天啊！就跟老板聊了起来，谈了一会，我问他，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？

老板告诉我，楼后面就是市里以前的动物园，不过现在已经快倒闭了，售票处都没人上班了。

里面只剩下不多的动物，估计马上就要黄了，扒了要建游乐园！

我一听有动物园，兴奋了起来，我以前就是在动物园工作的，对着动物有一种天生的喜爱。

慌忙吃了几口，打包了剩饭剩菜，准备去动物园看一看。

出门走了没几步，就看到了老板口中的那个动物园，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为破烂的动物园。

门口的售票厅玻璃都碎了，里面满是枯叶和雪，一副残破的景象，风吹得枯叶沙沙直响。

我走进了这个破旧的动物园，里面很大，下午 3、4 点，却一个人都没有。

我胡乱在动物园里走着，看到了虎山，我赶忙跑过去，想看几眼老虎。

却看到整个虎山里破旧的不行，各种垃圾袋，枯叶铺满在虎山内部的地面上，我捡起一块石头扔了下去。

石头砸在枯叶上，一下就陷了进去。

老虎是没得看了，此时天已经都黑了，天越来越冷，走着走着，天上突然下起了小雪。

我继续向前游荡着，看到了猛禽区的牌子。

这个动物园养鸟的笼舍真的很差，一只金雕被关在不足 5 平方米的笼子里。

笼子后方是一个平房，开了一个小门，小门里面是金雕睡觉的地方，我弯腰看了看，内舍里铺满了干草。

猛禽如果常年被关在很小的笼子里，毛量会越来越少，严重到一定程度，飞都飞不高了。

这只金雕看起来年纪不大，在笼子里跳来跳去，看到我在笼子附近，咕哇咕哇叫了起来。

这只金雕一定是饿了，看了看我手里的饭菜，可是这些饭菜油太大了，不适合给金雕吃。

我决定明天去买一些鸡肉，喂给这只金雕，我冲它摆了摆手，明天我来，等着我哦！



金雕还在咕咕的叫着，我便离开了。

猛禽区前面就是猩猩馆，猩猩馆是在一个巨大的平房，猩猩不是金雕，可以在东北的室外生存。

金雕不怕冷，可猩猩却受不了寒冷的冬天，整个猩猩馆都是绿色玻璃搭建的外墙。

我第一次见到这种设计，走到门口，闻到一股浓郁的发霉味。

当时我怀疑这里面根本就没有猩猩，径直走了进去，穿过破旧的走廊，来到了一个巨大的铁笼前。

我抬眼一看，里面居然有一只巨大的黑猩猩，猩猩背对着我，身上披着一个麻袋（动物园冬天会给猩猩麻袋取暖 当作衣服）我敲了敲铁笼子，它转过头，好奇地看着我。

猩猩扔掉了麻袋，走到笼子前，我看了看手里的剩饭剩菜，问它，你吃这个？

这玩意油太大了。

猩猩看着我，指了指我手里的塑料袋。

「给它吃吧，平时它也吃不到什么好东西，肚子里一点油水也没有。」

苍老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，回头一看，是个老头，看起来得有 60 岁，头发跟猩猩的脸一样，白的都发灰了。

「大叔，你是这儿的饲养员？」

「老头看了看我，是啊，动物园好久没有游客了，这周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游客。」

老头刚说完，看着我手里的剩菜，我赶忙递给他，老头接过我手里的剩菜，拿起一个铁盘，把饭菜倒进铁盘，隔着铁笼递给了那只老猩猩。

猩猩接过铁盘，闻了闻饭菜，伸出一只爪子，把饭菜捏成团，缓缓送入口中。

张嘴的一瞬间我看到了它口腔内，已经没有几颗牙了。

「它都 35 岁了，跟我一样，没多久活头了。」老头自言自语说道。

35 岁？听到这，我突然觉得有些悲伤，正常的黑猩猩，以国内的饲养条件，能活到 40 岁都算老寿星了。

随着铁门被打开的声音，老头径直走进了猩猩笼，我刚想制止老头，想了想，他是这的饲养员。

对动物的性情很了解，应该不会有危险。

他直直地走向猩猩，一屁股坐在了猩猩旁边，猩猩还在吃饭，吃干净后，猩猩看了看老头，一把揽住了老头的肩膀。

老头从兜里掏出一包香烟，递给猩猩一根，猩猩接过香烟后，用手比划着打火机点火的动作。

老头掏出打火机，给猩猩点燃了香烟，当时我都看呆了！

那只猩猩，抽烟的技巧实在是过于娴熟，烟被它吸入后，烟气从鼻子中缓缓而出，那样子活脱脱一个老烟鬼。

我问老头，「大叔，这猩猩怎么还抽烟？」

老头并没有回应，看了看猩猩，有点悲凉地自言自语道：

「它一开始也不会抽烟，许多游客为了拿它取乐，顺着笼子往里面扔火机跟香烟，时间一长，它自然就会了，现在它一天不抽烟都很难受，犯烟瘾的时候会拿脑袋撞铁笼。」

听到这，我突然想骂人，却骂不出口，因为我也抽烟。

「你是不是也想说我，不在乎它的身体？质疑我为什么不帮它戒烟？」老头盯着我的眼睛。

「不，罪不在你，而在那些教唆猩猩抽烟的人。」

此时，那只年老的黑猩猩正盯着我看，仿佛能听懂我说的话一样。

我跟老头聊了一会，交代了我以前也是动物园工作的，老头听到我跟他是同行，跟我交了底。

这个动物园，马上就要拆掉了，现在动物园只剩下 3 个人，一个园长，一个他，还有一名兽医。

兽医也已经挂靠到新单位了，现在动物园里还有一只棕熊^Q，一只猩猩，一只金雕，两只鹿。

上头每个月给他拨款 2000 元，他自己一个月现在是 3000 多元工资，基本全搭进来了。

一听 2000 元，我都不知道说啥了。

单说一只棕熊，一个月 2000 块钱都紧紧巴巴，何况加上其他的动物呢？

老头一路上领着我，告诉我，这个破房子是曾经的河马馆，那个破楼是以前的长颈鹿馆。

以前，我们动物园可是繁华得很，游客很多，大家都夸我们动物园的动物养得好！

老头说到这，一脸自豪的模样，转瞬间老头脸上又浮现出了遗憾的神色。

可惜，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。

我没有回应，走了一会，前方是一个破旧的平房，平房前搭建着一片铁笼，远远看去，一片热气在寒风中缓缓升起。

这里就是熊舍，里面养了一只年老的棕熊，这只棕熊已经 22 岁了，我走到铁笼旁，棕熊看到我，一下站了起来，那巨大的身高，预示着它曾经的强壮。

笼子里有一个巨大的食槽，里面放着很多煮熟的土豆和地瓜，还有一些散碎的肉末，土豆和地瓜都已经结冰了，冻成了一片。

看着这些食物，我对这老人家突然有些敬佩，要知道，这只棕熊足有 400 斤，一天按照体重百分之 7 的食物比例算，一天就要吃掉近 30 斤食物，老头顿顿喂这些，自己过得一定很辛苦。

看了看老头，身上穿着一件军大衣，沾满了灰尘与污垢，脸上布满了岁月的摧残。

我突然觉得老头太惨了，决定邀请老头去吃饭，老头答应了，但要先打扫下熊舍。

他打开了熊舍的铁门，直勾勾走了进去，

我一看一把拉住他，大叔，不能这么进去，先把熊关在外面，你再去打扫内舍。

老头笑了，没事，爷们，我养了他 20 多年了，它小小一只的时候，天天是我抱着养大的。

听到老头这么说，我也没有阻拦他。

他进入熊舍后，只见那只巨大的棕熊直勾勾走向老人，像一只狗一样用脑袋蹭着老人的腰。

老头一脸宠溺地抱着棕熊那巨大的脑袋，亲吻了几下棕熊的嘴，那只站起来比我还高的棕熊。

在老人的怀中，像一个刚出生的小宝宝，乖巧又温顺。

打扫完笼舍后，我问老头住哪，老头说就住在猩猩馆，里面有一张炕，晚上要烧炕，不然猩猩会很冷。

我邀请老头跟我去吃饭，老头答应了，我俩去的饭店，正是那天给我指路的小饭馆。

当时已经晚上 9 点了，到了饭馆，我们点了两个菜，一个溜肉段，一个猪耳朵。

老头脱掉了衣服，我看到他手臂上赫然有着一个巨大的**瘰管**^Q，我指着问他，老头笑着摆了摆手。

原来他是一名**尿毒症**^Q患者，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聊了一会，菜上来了，我俩正吃的满嘴流油，店里突然闯进一个女人，疯疯癫癫的比比划划，看样子是个疯子。

老板一脸不耐烦地要赶走她，老头却制止了，都是苦命人，何必呢，让她坐过来吧。

我一听这话，便邀请女疯子坐在我们这桌，又点了一个菜，期间这女人基本一言不发，但每次我们说话，她居然都能听懂，还能做出回应，说话还很清晰。

吃了一会，女人开始比手画脚，意思要喝酒，老板一看，赶忙跟我说，兄弟，别给她喝。喝多了冻死在外头，谁负责啊？

我一听也是，便告诉她多吃饭，不许喝酒。

女疯子一听，有些不愿意，可也没办法，老板不卖给她酒。

吃饱后，我们一行人正要离开，却发现门口都是她捡的破烂，好几麻袋，她一个人拎不动，我决定帮她把这些破烂带回她家，跟老头约定好，第二天下午见，扛着破烂，就走了。

路上，她一直拽着我的风衣两角，把我当成马一样，不停地抖动我的衣服。

穿过一条小巷，来到了她的家，看着她家里的院子，她应该是一个拾荒者。

院子里堆满了各种她捡来的破烂，我把她那些破烂放到了院子中间。

女疯子示意我，让我进屋里，我进去看了看，屋里虽然破旧，但很整洁。

我问她，明天我去早市买点食材，你在这帮我加工一下可以不？

女疯子点了点头。

看了看满屋的酒瓶，我叮嘱她，少喝酒，她没有回应。

离开了她家，回到了宾馆，匆匆睡去了，第二天早上 4 点多，趁着夜幕（东北冬天 7 点天亮）我打了一辆**倒骑驴**^Q，来到了早市。

买了 15 斤白面，10 斤牛肉，两只肉食鸡，三袋豆沙，一袋冷冻的鸡胸肉，出了市场，在道口拦了一辆倒骑驴，到了女疯子家里。

女疯子已经起床了，正在收拾院子里的破烂，看到我的到来，她好像有些兴奋。

我指了指地上的袋子，让她把豆沙跟面做成豆沙包，不用夹馅，和面的时候和在一起。

女哑巴点了点头，我给了她 300 元，嘱咐她别丢了，好好揣着，她想拒绝，被我强行塞进了她兜里。

剩下的牛肉，我用她家的锅煮熟了，预先留下了 3 斤生牛肉，给金雕吃。

忙活到下午 3 点多，我跟女疯子一人拎着 2 大袋食物，坐着倒骑驴到了动物园。

动物园还是那么冷清，看不到一个人，我们直奔猩猩馆。

刚到猩猩馆门口，听到了一阵极其悲伤的乐器声，我跟女疯子走了进去，看到老头正在拉二胡。

猩猩隔着铁笼，听得津津有味，老头微闭双目，正在演奏那让人喘不过气的曲调。

「大叔，我们来了，」我打断了老头的演奏。

老头睁开了眼，看了看我们手里的袋子，眼中有一丝期待，我打开袋子，给老头展示了食物。

有豆沙包，有煮熟的牛肉，还有两只鸡，还有鸡胸肉，这些生肉给金雕吃！

老头一看我买了这么多，高兴的不得了，嘴上埋怨了我几句，怪我乱花钱。

可那期待的神情，足可见他有多开心！

我拿起一些豆沙包，隔着笼子递给了大猩猩，那一瞬我看到了猩猩的手，手上布满了老年斑。

猩猩接过了豆沙包，吃的津津有味，我又拿起一块牛肉，递给了猩猩。

它似乎不太爱吃牛肉，接过后闻了几下，便把牛肉放在了地上。

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，老猩猩站在笼子旁，用布满老年斑的手敲击着铁笼，试图引起我的主意。

我回头一看，走到笼子旁，老猩猩一只手藏在身后，我正好奇他要做什么。

只见老猩猩把手伸了出来，手里藏着一个略带腐烂的苹果，从铁笼子的缝隙里递给我，一脸期待看着我。

「拿着吧，他很少给别人东西，你是第一个，虽然平时吃不到几个苹果，但你要是不接，他会更伤心的。」老头看到了这一幕。

我从猩猩手中接过那个略带腐烂的苹果，看着这个苹果，突然有点心酸。

老猩猩把苹果给我后，转头又去干草堆里翻来翻去，我们正好奇老猩猩要做什么。

只见老猩猩从干草堆里翻出了一块玉化鹅卵石，见他一脸舍不得表情，看着这块漂亮的鹅卵石。

走到了铁笼前，把鹅卵石递给我，一边指手画脚，看意思是要送给我。

老头看到这一幕，有点惊讶，告诉我这是老猩猩的宝贝，藏了好几年了，平时连他都不能拿走。

居然肯送给我，他一定很喜欢你！

看着猩猩兴奋的模样，我接过那块鹅卵石。

猩猩看我接受了他的好意，兴奋地叫了起来，一边叫一边手舞足蹈。

我也走进笼舍，跟猩猩勾肩搭背了一会，虽然是一只年老的猩猩，但力气依旧大的可怕。

老猩猩送给我的苹果，我自己吃掉了略微腐烂的那部分，剩余好的部分我想喂给猩猩吃，猩猩抓住了苹果，试图往我嘴里送。

我俩互相推让着，最后老猩猩还是就范了，吃掉了完好的苹果。

猩猩这种分享食物的行为并不罕见，不过一般都是其他种群内成员主动索要，这种主动给予他人食物的行为不多见。

随后我们拎着肉来到了金雕的笼舍，老头一脸兴奋的向女疯子介绍着金雕。

那专业的样子，像极了一个动物园的导游，女疯子也专心听着。

金雕在笼子里蹦来蹦去，我扔进去一块生牛肉，金雕几口吃掉了牛肉，随后吐出了一个滚圆的毛球。

看到这一幕，我很好奇，大叔平时还给金雕喂带毛的肉吗？

（猛禽由于吃饭过于快，动物的皮毛会在金雕的体内结成毛团，最后自行吐出。）

又打开一袋鸡胸肉，鸡胸肉已经冻的邦邦硬，随手就扔进了笼舍，该说不说，金雕这种猛禽，真的强悍，那种邦邦硬的鸡胸肉，它居然也能咬得动。

喂饱金雕后，我们一行人又来到了熊舍。

离着老远，就能看到熊喘粗气冒出的热气，大叔打开铁门，我拎着一袋豆沙包径直跟了进去。

这只熊看到我手里的食物，长大了嘴巴，大叔笑了笑，说它饿了，快喂它吧。

这只棕熊，牙齿已经腐烂得不剩几颗了，整个嘴巴里数得出来的牙齿也就有 5、6 颗。

四颗犬齿早已经没有了，看着这张大嘴，我拿起一个豆沙包扔了进去，棕熊嚼了两口，吞掉了豆沙包。

我一看，吃的也太快了，又扔进去 2 个豆沙包，棕熊咔咔几口又吃掉了。

最后开启了疯狂投篮模式，棕熊吃得很快，豆沙包一个又一个被扔到棕熊的嘴里。

没一会，一大袋豆沙包被它吃得干干净净。

想起来还有点熟牛肉，那猩猩不吃，我便拿了出来，棕熊闻到牛肉的味道，变的十分兴奋。

煮熟的牛肉大概有 4 斤不到，棕熊不到一分钟，就吃光了这 4 斤牛肉。

我看了看铁笼后面的那间平房，里面的干草很少，棕熊虽然不怕冷，但在这种冷风刺骨的天气，天天呆在笼子里不能动，也会不舒服。

便决定去给棕熊再搞一些稻草，大叔告诉我，废弃的河马馆里有干草，可以用小车运过来。

我推着小车，运回了许多干草，把棕熊的笼舍铺满了干草，这样它就能过好这个冬天了。

回去的路上，大叔告诉我，这只棕熊越来越瘦了，我听懂了他的意思。

熊这种动物，人工饲养的时候，只有夏天会略显消瘦。

冬天由于动物园食物充足，棕熊们不会冬眠，反而会更加肥胖，一只棕熊如果体重骤降，那就是大限将至了。

大叔又自言自语地说，这只熊，刚到我们动物园的时候，那么小一只，天天被我抱在怀里。

是我用奶瓶一点一点喂大的，如今我老了，它也老了，等它们走了，我也就该死了。

唉，人还不如动物呢，最起码你喂饱它，跟它好好在一起，它们不会伤害你。

我赶忙安慰他，大叔，别多想，你肯定能长寿，他笑了笑，没有回应我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每周我都要去两三次动物园，每次都带很多食物，给大叔和他的动物们吃。

女疯子每次都陪我去，渐渐的我知道了她的身世。

她原来是一个大学生，还是重点大学的，毕业后到了一家很好的单位工作，看起来让人羡慕的人生，却没那么幸福。

在她 26 岁那年，她认识了第一任丈夫，这男人又喝酒又吸毒，把家里的钱都霍霍光了。

还天天打她，一开始她忍着，每次挨打了也不出声，到后来男人打她越来越狠。

她弟弟知道了，两个人一起去找他丈夫，双方发生口角，她弟弟打不过那个男人。

最后她手持棍子，一棍子把男人给打瞎了，判了 7 年，出去以后，工作也丢了。

什么都没了，只能一天疯疯癫癫地捡垃圾度日。

听到这，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不过从此以后，我叫她女神，因为她上过大学。

而我没上过大学，她虽然有点疯癫，却很善良。

一天晚上，10 点多，大叔突然给我打电话，焦急地说，你快来，你快来一趟。

我问怎么了，大叔激动地说不出话，我赶忙赶到女神家里，二人来到动物园直奔猩猩馆。

进去一看，大叔在铁笼里抱着猩猩，猩猩的脑袋枕在他的腿上，时不时的大喘气。

看到这一幕，我大概明白了。

我问大叔，有没有能让他好起来的办法，大叔摇了摇头。

看着猩猩发白苍老的脸，我握住了猩猩的手，那只手已经没有一点力气，触感冰冷又潮湿。

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这种看着生命一点一点流逝的感觉真的太差了。

期间，我们给猩猩盖上衣服，烧起了炕，让屋子变的很暖和，我们都希望它能死得不那么痛苦。

期间，大叔一直紧紧握着猩猩的手，猩猩躺在大叔的腿上，时不时地看大叔几眼，

仿佛要说些什么，可它虚弱的已经没法动弹了，只能紧紧抓着手。

剩下的时间，就是漫长的等待。

凌晨 3 点，猩猩死了，在这个动物园马上就要消失的前一刻，它死在了这个动物园的猩猩馆里。

陪着它的是它最喜爱的饲养员，断气的时候，猩猩的手还在握着大叔的手，死死不肯松开。

女神终于忍不住，哭了起来，可大叔却微微的笑着，安慰女神，它去享福了，哭什么？

这些年，我一直不明白老头为什么会笑。

直到多年后，随着对生死的态度转变，我才明白了老头当初的笑是何含义。

一个月后，来了几辆车，运走了棕熊，金雕和那两只鹿。

金雕和鹿我们倒不担心，听说新的动物园环境很好，金雕还年轻，到了新动物园，会更加快乐。

鹿也没问题，可是棕熊我们却不放心，我跟老头抓着司机的手，嘱咐他一定要照顾好棕熊。

司机满口答应，临走的时候，大叔抓着笼子，棕熊隔着笼子，有些焦躁，我拿着水瓶和吃的给棕熊喂饭。

大叔叮嘱司机，一定要一天喂 2 顿，它不是年轻的棕熊了，吃不饱会很难受，路上一定要停下来给它喝水。

司机一一答应，车开走了，棕熊隔着笼子，试图站起来看大叔几眼，可笼子太小，它站不起来。

大叔暗暗地念叨了几句，我肯定要去多看它，一个月去一趟。

明天就要来人扒掉动物园了，我跟女神看着大叔。

他很落寞，却又很洒脱的样子。

「唉，以后没活可干了。」

我们准备再进去看看动物园，那一天，大叔带我们逛遍了整个动物园，曾经的厨房。

以前的园长办公室，每到一处，他都兴奋的告诉我们一些曾经的故事，3 小时后，我们离开了。

我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动物园。

第二天，大叔的心血，他最在意的东西，他曾经的荣耀，随着挖掘机变成了一片片废墟。

当我要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，突然得到了消息，棕熊到了新动物园，没几天便死了。

饲养员早上刚要去喂食，发现棕熊躺在角落里，一动不动，像睡着了一样。

地上还有昨天饲养员送进来的苹果和窝头，它一口都没吃。

我以为，棕熊能在新动物园好好的养老，也许，当动物园被扒平的那一刻，它就已经死了。

两天后，我告别了大叔，临走的时候，我们二人嘱咐女神一定要少喝酒，多吃饭。

我留了 500 元给女神，取的都是 50 元的面额，怕她丢了，并告知她有事情给我打电话。

回到了老家，日复一日的工作，远方没有一点故人的消息传来。

两个月后。

凌晨 2 点接到了个电话，电话那边声称是医院的人，我正好奇医院的人找我干什么。

那头告诉我，有一个病人，突发心梗，刚被社区送到医院人就没了。

电话里只有你一个人的联系方式。

能不能赶过来处理一下后事？不然只能当三无人员处理了。

我听到这，已经知道是谁了，连夜打车到了大叔所在的城市。

把大叔送到了殡仪馆，接下来的日子就是繁琐的后事，我试图去找到女神。

可女神的住所已经人去楼空，她离开了这个城市，没人知道她去哪了。

我找到了大叔曾经的领导。

我原以为会百般推诿，这领导人还算厚道，带着我去把大叔 10 个月的去世丧葬费取了出来。

这座小城市，不仅街上冷清，殡仪馆都冷冷清清的，冬天这种殡仪馆旺季，火化当天居然也没什么人。

我花了 2000 元请了一个阴阳先生，大叔生前有点迷信，身后的事我希望能给他办好。

瞻仰遗体时，整个大厅里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我，一个阴阳先生兼主持人。

不，是三个人，还有大叔，只不过他躺在透明的棺材里。

阴阳先生在那说着那些套话，我站在大叔的遗体旁，那一刻突然感觉浑身上下出奇的冷。

血管里流淌的仿佛不再是血液，而是刺骨的冰渣，那场景我至今想起来仍然浑身发冷。

瞻仰完毕后，送入火化间。

我蹲在焚烧房背面的出骨灰口，蹲着一点一点用手接着大叔的骨灰，看着大叔的骨灰。

骨灰如雪一样，这些骨灰是他的一部分，跟他生前一样，洁白而又无暇。

触碰着这些骨灰，仿佛他又回来了。

事后选择墓地，钱还剩 1 万 8 左右，当时墓地有便宜的，有 8000 块的。

还有 2 万的高处墓地，稍微大一些，我选择了较大的墓地，以侄子的身份，为他立了墓碑。

如果大叔家属日后找上门来（他也没有家属），我再给拿个 1 万就好了，也不怕他们找我，他们要是不要大叔，我就带着骨灰回家，先放在家里，反正我也不怕他。

等我死了，一起埋就好了，反正都是一路人，谁也不会嫌弃谁。

他死了，他却也没死。

人的离世，有三个阶段。

第一个阶段，是一个人的生理死亡，这时候的人，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。

第二个阶段，随着葬礼的举办，意味着社会意义上的死亡。

随着肉体的腐烂，等腐烂的一点不剩了，才是肉体的消逝。

第三个阶段则是被人遗忘，如果没有一个人记得他了，他曾经所做的一切都被人遗忘。

那么才算真正意义上的死去。

等我死后，随着我的记忆消失，他才会真正的死去。

今天，我选择写下这篇文章，为的是永远的记住他。

他是一位好人，虽然性格孤僻，却从不伤害别人。

他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饲养员。

多年后，我回到了那个破旧的动物园。

曾经的腐败气象早已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数不清的游乐设备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。

不知又有谁记得那只年迈的黑猩猩，那只瘦弱的金雕，还有那只巨大的棕熊呢？

我相信，大叔如果地下有知，看到孩子们这么开心，他一定很高兴，他的一生，从不为自己活着。

我在游乐园里游荡着，走到了曾经的猩猩馆，已经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摩天轮。

我站在摩天轮附近，迎面走来了一堆情侣，自顾自的聊着。

「这动物园改造的挺好啊，以前我记得这里是猩猩馆。」

「是啊，这里以前还有一个老头饲养员。」